

夜观

月光世界夜精灵

文 海南日报记者 周晓梦

“夜观”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夜间观察，别名“探访夜精灵”，是自然教育的一项活动。

近日，海南日报记者跟随“海南媒体湿地保护环岛考察行”走进昌江海尾湿地公园，与松鼠学堂自然教育工作室的自然讲解员们一起，走入月光世界，体验夜观的奇妙。



正在夜观的小伙伴
周晓梦 摄



尖头蝗 高高 摄

嘘——

天黑了，是不是万物都已入睡？与其疑问多多，好奇心满满，不如让我们趁着月光、带上手电筒，来场“夜观”之旅吧，一同开启感官，去探访自然世界中的“夜行者们”。

走入月光世界

靠海的昌江海尾湿地公园，有着成片木麻黄树林，海风呼啦啦，树梢声沙沙。

“晚上八点半，谁要一起去夜观？”“我要去”“我也去”……松鼠学堂自然导师春香现场发出邀请，得到了不少小伙伴的回应，海尾湿地公园的工作人员吕庆昭是其中之一，他第一次听说夜观，所以也想去观察夜行性生物如昆虫、蛙、蜗牛、蜘蛛们如何吃饭、玩耍、睡觉和谈恋爱，看看某些植物夜间和白天的不同，发现黑夜与白天两个世界的秘密。

说去就去，夜观的第一步，即是踏入夜的世界。

“自然灯光师”早已把明媚日光的开关关掉，悄悄地挂上了一轮圆月，扭开按钮，散出轻柔月光。松鼠学堂的自然导师们拿出准备好的手电筒，吕庆昭则带上自己的照明灯和好奇心，准备向黑夜出发。

其实，夜观并非是近两年才兴起的活动，而是创始于2009年上海植物园的“探访夜精灵”活动，现在北京、厦门、重庆、广州等地都有进行，一般面对亲子或学生人群，由自然讲解员带领的户外夜间自然观察活动，每次大约一个半小时左右。

在这大约一个半小时的夜观之旅中，参与者不仅需要好奇心，还需要遵守一些规则，比如要结伴前行，注意安全，不脱离队伍；对于大多数小动物只允许观看，不允许触碰，自然讲解员



毛毛虫 高高 摄



挂在金钱榕上的竹节虫
周晓梦 摄



变色树蜥 高高 摄

明确可以轻轻触摸的除外；倡导并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活方式，遵循LNT（走过不留痕）环保法则……

对于参与的小朋友们而言，通过夜间观察，可以启发体验大自然，特别是身边的自然，在他们心中播下一颗自然的种子。“我们之前也做了几期夜观的活动，夜观是会上瘾的。”松鼠学堂自然教育工作室负责人高高说。

遇见什么看什么

怎么个上瘾法？

未知和新奇就能让人上瘾。“我们遇到什么就看什么。”春香说，夜观的乐趣之一在于不确定感，可能下一秒，在树叶下、石缝中、草地上，就能发现要观察的对象。

走到哪里看哪里，遇到什么看什么。吕庆昭打开照明灯，踏着月光，和小伙伴们开启了偶遇“夜行者们”的期待。“这只是什么虫？是不是屎壳郎？”人群中不知是谁的手电筒光亮，锁定了一只正在散步的昆虫：披着墨黑色的外衣，腹部粗壮扁圆，正挪着细足前进，不急不缓。

“这是锹甲，它头顶上的两个大钳子，力气很大。”春香说，锹甲是“昆虫打架王”，极其好斗，但上阵总不能手无寸铁、赤手空拳，所以锹甲的上颚演变成了一对有力的大钳子。面对人群的围观，这只锹甲并不怯场，挥舞着武器，试图钳住绿叶，俨然是威风凛凛的黑将军。

可并非每一只习惯夜出活动的虫子，都能像“身经百战”的黑将军一样不怕羞。这不，有两只正在花前月下、你侬我侬的竹节虫，被发现后试图“捂脸逃走”。

竹节虫的举动，被高高记录并发到了微信朋友圈里，“原以

为木麻黄林不会有什么惊喜。没想到，看到至少30只竹节虫，男女老少都有。有约会的，仰望星空的，思考虫生的，健身的，努力长大的，慌忙装死的，宵夜加餐的，五颜六色的……”

“今晚是竹节虫开会，看到好多竹节虫。”在嘉道理中国保育驻海南自然保育主任卢刚和春香的介绍下，夜观者们还

和中华壁虎、变色树蜥、白蚁、沼蛙见了面，围观了尖头蝗造型，给马陆、蟋蟀、毛毛虫拍了大头照，这好像是一场昆虫粉丝见面会。

吕庆昭说，因为在湿地公园里工作，他对园里的路都很熟悉，但“平时都是低头看手机，今晚走了一趟以后，才知道原来每天走的路上有这么多小东西”。一路走下来，看到它们那么可爱，瞬间觉得，你也很可爱，我也很可爱。

看到什么学什么

黑夜中，“夜行者们”在经营着自己的方寸宇宙。

这其中隐藏着夜观的另一迷人之处——智慧。不论动物还是植物，它们都有着自己的生存之道：晚上出行可以觅食颇丰，长得有个性有时是为了迷惑敌人……以竹节虫为例，这种有着树枝一般外形的虫子，简直是昆虫界的演技派“伪装者”，它们不仅能隐身于绿叶枯枝中，寻而难见，还能并脚并须，“啪嗒”一声躺在地上装死。

除了竹节虫，演技派系的“演员”还有尺蠖。

“吃货在哪里？”“是尺蠖啦！”手电筒的光亮继续晃动，春香他们在树头下找到了一只正在蠕动的尺蠖，随口一喊，便引来了几个脑袋齐刷刷地蹲在一旁观察。只是，不知这只虫子知

道自己的名字被听错了，会不会觉得尴尬。

“尺蠖的名字，和它行动时的动作有关系，因为它是一种无脊椎动物，行动时一屈一伸，就像用尺子在测量着走路。”

卢刚解释了虫子名字的来历，然后接着说，“它也会装死，估计心里还默念：你们看不见我你们看不见我”。

与小蠹相比，“影帝”尺蠖的名字不算有来头。木麻黄林里，小蠹正在啃食大叶榄仁的绿叶，树皮小蠹一般是寡食性的，食材植物种类比较单一，对森林有一定有害性。“这种小虫子名字笔画比较复杂，这个字曾出现在韩非子的名篇《五蠹》里，‘五蠹’指的是5种害虫。”在卢刚的讲解下，吕庆昭用手机记下了虫子的名字。

和名字拗口的小虫子说了再见，吕庆昭他们还遇到了趁着夜色织网“盖房”的蜘蛛。

“这蜘蛛好勤劳，晚上还在劳动。”看着一圈圈绕起来的细丝，吕庆昭说道。但在一旁的自然引导员立即告诉他，大部分蜘蛛都是晚上织网，因为白天鸟儿多，对蜘蛛而言不安全，而且晚上飞蛾等虫子多，织网可捕获虫子。

树梢依旧沙沙响，月亮却悄悄地躲起来，手电筒打了光，风和树奏了乐曲，虫子们悉数登台亮相，然后谢幕，安静地说了“晚安”……

夜观结束，回去后，吕庆昭在微信里发了条动态：“一遭走下来，想到很多，同样的湿地，或许我跟其他游客看的是粗枝大叶那些表面的东西，而老师看的却是一个浓缩的社会规模、生态体系”。

下一回，带上眼睛和好奇心，期待与自然中的“夜行者们”再相约。圆